

测度语气副词“将无”的功能分析

薛蓉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311100；

摘要：本文回顾了翻译佛经中测度语气副词“将无”的研究历程，对该词的句法功能进行了分析。“将无”一词的“将”可表推测，否定词“无”表达的否定意义是一种主观情感标记，实现了话语标记和焦点转换的功能。“将无”在语法形式上的呈现使得句子的表意更明确，语义特征更详细。

关键词：测度副词；否定语义；从隐含到呈现

DOI：10.69979/3029-2735.25.07.093

1 测度语气副词“将无”的研究历程

“将无”是汉译佛经中的一个高频词汇，汉语大词典释为“莫非”，《中古汉语读本》释为“疑问副词，表示测度、估摸的语气”，学术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关于该词的成词理据却经历了一番讨论。

朱庆之（1991）最早提出“将无”是在翻译佛经时为了翻译梵文 *mā* 而创造的新词，认为“将”是从上古用以主观判断的方式变为从正面用以委婉、推测的方式，“无”梵文 *mā* 的仿造词，“将”与“无”二者结合，成为意义上表委婉肯定而形式上表否定的新造词，可以与现代汉语“该不是……”或“可别是……”相对照。其产生过程大概可以表示为：将（表主观判断）→将（大概，或许）→将+无（*mā* 的仿造词）→将无（表委婉肯定）。而关于“将无”与汉语固有词汇“将”“得无”等在语义和句法功能上的联系和区别，朱庆之并未详细论述。

事实上，把“将无”视为翻译佛经的外来词这一观点，无疑忽视了“将无”一词的形成与汉语词汇系统本身的联系。王云路（2006）提出，佛经中常用的普通语词，大部分来自本土文献。这一观点与汉语构词方式、语义演变方式均存在紧密联系。这种现象往往源于仿照汉语词法构建词缀，或是对汉语词汇的创新或诠释，其根本来源无疑是中土文献”所涉及。基于对这一观点的认同，江蓝生（2008）以汉语中的正反相反的结构为研究主题，采用概念叠加与方式整合的方法，分析了否定式“难免不 VP”“差点儿没 VP”的意思；产生机制。江蓝生指出，与肯定式语义相同的否定式，是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把肯定式的内涵表达在文章表面，实现了语义重心由前到后，语义色彩由客观陈述到庆幸事态未发生的转变。这为解释“将无”与“将”二者间语义和功能的区别及演变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李素英（2010）调查了文献中“将”类肯定式和“将”

类否定式的使用情况，从文献分布和语用功能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得出“将”类肯定式（将 X）带有陈述事实的客观性，“将”类否定式（将无 X）则含有说话人主观上不愿意相信或不敢信的多方面的因素的问题。李素英认为，“将无 X”的产生过程大概可以表示为：将 X+无 X→（将+无）X→将无 X。而“将 X”之所以与“无 X”概念叠加，与否定词“无”的用法有关。“无”的后面常常做某些不符合期望的事情，或是规避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李素英的研究开始关注“将”和“将无”这对正反同义结构间的演变关系以及“将无”一词中的多个语义层次。

随后，学者们将语言类型学的成果运用于对“将无”一词的研究。袁毓林（2012）受广泛出现于不同语言中的冗余否定现象启发，讨论汉语动词中表示或者触发隐形否定的动词，发现其隐形否定的语义溢出受到严格的句法和语义限制。基于冗余否定这一语言共性特征，姜南（2017）结合汉语史上与“将无”的构成方式和语义内涵相似的诸多词汇，如“其不”“得无”“得微”“莫非”“怕不是”，以及全世界许多语言广泛运用的用来表达意义和感情色彩的否定赘词，论述“将无”一词的构成是情态词“将”及其引导的推测语句内隐性否定语义溢出、转移表层句子法平面的现象。

对“将无”一词的研究，从一开始偏重语义和构词层面，逐渐转移到对句法层面的分析。同时借助类型学研究，“将无”的结构也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2 “将无”的句法功能

2.1 “将无”表推测

“将无”用作语气词通常位于句首或紧跟主语，针对当前可能已经发生的事进行揣测，且说话人往往有担忧的主观情感色彩。如：

（1）有一比丘日暮入险道，值贼。贼欲取比丘，比丘舍走，堕岸下织衣师上，织师即死。比丘心疑：我将无

犯波罗夷？是事白佛，佛言：“不犯波罗夷。”（《十诵律·明四波罗夷法之二》）

（2）时盲父母惊起相谓：“啖行取水，经久不还，将无为毒虫所害？”（《经律异相》）

（3）妇见之数出不在，谓之于外淫荡不节，即问夫婿：“卿数出，为何所至？将无于外放逸无道？”（《生经·佛说譬猕猴经》）

（4）鸠留县老贫梵志，其妻年丰，年华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调曰：“尔婿……颜状丑黑……尔为家室，将无愧厌乎？”（《六度集经·须大拏经》）

（5）我因此石福来生天，今人取去，福将无尽乎？（《经律异相》）

（6）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新发趣大乘菩薩摩訶薩，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无惊、恐、怖不？”（《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十二》）

（7）发隐问：德山棒，石葦弓。将无犯戒与否？（《梵纲菩薩戒經義疏·卷四》）

（8）不审神人得无伤病乎？将无愁惑乎？将无饥渴乎？将无热恼乎？（《法句譬喻經·安宁品》）

“将无”表揣测常搭配句末语气词“耶”或“乎”，如例（4）例（5）例（8），偶有或句末语气词“说”后。不(否)”搭配，如例（6）（7）；有时句末语气词不出现，如例（1）例（2）例（3）。且用法有二分，有的表示肯定推测，有的表示选择问，且表肯定推测的句子，往往可以理解为表选择问。

例（5）我因此石福来生天，今人取去，福将无尽乎？（《经律异相》）

A 我因为这块石头的护佑得以升天，现在别人取走了它，它给的护佑是不是要消失了？

B 我因为这块石头的护佑得以升天，现在别人取走了它，它给的护佑怕不是要消失了吧！

但是到中古汉语中，“将无”只能理解为表肯定推测，而不能表是非问。如：

（1）王戎曰：“太保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与之说话，理中清雅，将不能德掩其言？”（《世说新语·德行》）

通过上下文语境分析，说话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将无”句没有传递出担忧等主观情感色彩。从情态副词语法化的过程来看，“将无”应当是先用于倾向于肯定的是非问句中，然后逐渐用于肯定推测。担忧、恐惧等主观情感色彩，应该是在高频使用后，上下文语境所赋予“将无”的语用功能，而非“将无”一词固有。

2.2 “得无”的句法功能

“得无”是先秦就出现的句首语气词，表肯定推测，可理解为“大概、恐怕”。句末往往有“乎”“耶”等

词与之搭配。最早在《子夏易传》中出现，先秦时只见两例，南北朝后开始大量出现。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能尽物之情也。讼之者，其昧于先乎？两其情，则上刚而下险。兼其象，则中心险而行健。得无讼乎？（《子夏易传》）

如今举行葬礼，但由于天气寒冷，牛眼难以完成观察工作。太子由于及日之故，可以无嫌于欲速葬乎？（《吕氏春秋》）

如今是末杯一人之事，而竖垂亡的虏，何以让王彭祖怨？（《十六国春秋》）

帝闻之大怒，遂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庶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语乎？”（《后汉书》）

且西魏文帝殂于大统十七年……汾川县之文得无误耶？（《水经注释》）

褚暭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世说新语》）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世说新语》中的“得无”还是“将无”，都出现在了同一个语境中。“得无是乎”和“将无是耶”两相对照，可以推测，“将无”一词表肯定推测是汉语词汇系统本身就具备的功能。“将无”应是参照“得无”一词的构词，类化衍推而来。

2.3 “将无/得无”的另一个义项

在汉译佛经中，“将无”还可以理解为“以免”和“不要”，但使用频率不高。如：

于是目连即入其室，三昧观身，实时覩见弊魔作化彻景，入其腹中。正如表述：“祸患！且兴且兴！莫非无法如来及其弟子们，将无尽的黑夜带来苦痛，陷入邪恶的世界。”（支谦译《弊魔试目连经》）

根据过往历史记载，乌巢地区曾经居住着众多居民，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家中。他们非常高兴寻求捕获，希望能捕获它们。乌妻建议乌：“不要靠近家中的动物，不要相信他人，也不要受人所拖累的苦。”（竺法护译《生经卷》）

父王白淨观菩薩行，见闻如是，不慕世荣，心如虛空，而怀怖懼，畏之出家。宿夜將护，高其牆壁，深掘諸塹；更立城門，門开闭声闻四十里；立諸宿衛勇猛之士，被鎧執仗，于四城門；皆敕眾兵：“勿有遺漏，將无太子舍吾出家。”于其宮里，亦宿衛之。（竺法护译《普曜經》）

以上用例可理解为“以免”。

去彼不远，有位神僧梵志道人，听闻其声音而歌颂道：“不敢窺視不善之果報，緣故而遭困苦之患，所以不必作惡事，將無法承受大怒。”

此事大佳，微妙難量，名德流布，無有眾惡。能堪住法，將無于此，有所詭詐。（竺法护译《生经》）

其人年纪大，命欲终了，四辈众学与诸亲里、五种众家，纷纷前来探望：“将无惧惧，放心勿虑！”（竺法护译《生经》）

以上用例可理解为“不要”。

“以免”和“不要”这两个义项在本质上都表否定，前者较为隐性，后者较为显性。其在陈述句中承载了具有不同功能的否定语义，为了表示强调，因在语言形式上采取了“将无”这一表现形式。

3 否定词“无”的功能分析

3.1 “无”的句法功能

所谓“冗余否定”，指否定标记成分（如“不、没、别”等）在句子或短语中并没有必要作为理解其含义的依据。“将无”一词中的“无”实际它反映了说话人主观上对不理想结果持否定态度这一语用意图，可见“不”并非赘词，也并不“冗余”，它具有一定的标记功能和转换焦点的功能。上文所选例句“将无于外放逸无道”（《生经·佛说鳖猕猴经》），根据自然焦点理论，如果删去“无”，改用“将于外放逸无道”，句子的语义重心就落到了“于外放逸无道”，这显然违背说话人的意愿。“将于外放逸无道”和“无于外放逸无道”这两个概念分别表达了怀疑的两种方向，体现了是非问句的基本语义特征。通过构式整合，删除中间重复的语义，否定词“无”与后面的动词性成分紧密相连，凸显了说话人的主观意图，焦点也落在了否定成分上。吴淑琼（2021）曾就关于冗余否定构式的认知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其体现了一种言者对认知对象的理解方式的转变。这种现象与形成与焦点的改变和视角的转变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当我们在冗余否定构式中进行讨论时，发言者往往会将所描述事件中的一个角色视为他（她）的参照物，进而将否定词转化为说话人主观移情的标志语。也就是说，“无”这个词语所表达的否定意义，是指说话者主观情感在语言结构中的呈现。

3.2 否定语义的隐含与呈现

中古是汉语词汇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双音节词大量出现，胡敕瑞（2005、2008）曾详细地阐述中古汉语“从隐含到呈现”的现象，指出汉语不同时期的概念表现方式的改变——从概念融合到概念分离。“将无”一词或许也反映了这一变化。起初，单音词“将”后接动词性成分，表达揣测语气。当对话中所谈论的事是说话人不愿发生的，否定概念隐含在对话中。后汉语双音化要求句子中的隐形否定概念离析，单音词“将”在句法上存在空位，于是“无”作为否定词便在句法上与“将”产生了短暂的结合。

隐形否定概念的呈现使得句子的表意更明确，“将无”一词的词性分类更具体，语义特征更详细。如果说“将”是用来表示揣测的词，具有 [+不确定] [+未然] [+疑问程度高] 的语义特点，那么“将无”则是表示委婉揣测的语气词，具有 [+不确定] [+未然] [+恶性事件] [+主观性强] [+否定] [+疑问程度低] 的语义特征。

4 总结

本文通过梳理翻译佛经及传世古籍中“将无”一词的使用情感，认为：“将”可表推测，否定词“无”表达的否定意义是一种主观情感标记，实现了话语标记和焦点转换的功能。“将无”在语法形式上的呈现使得句子的表意更明确，语义特征更详细。

参考文献

- [1] 胡敕瑞（2005a） 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北京。
- [2] 杨子、王雪明（2015） 现代汉语冗余否定的类型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3] 戴耀晶（2004） 试说“冗余否定”，《修辞学习》第2期。
- [4] 顾黔（2016） 江苏泰兴方言“个 VP”问句研究，《语文研究》第1期。
- [5] 吴淑琼（2021） 反义转喻和主观化：冗余否定构式的认知机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
- [6] 李素英（2010） 测度问句中“将”类正反同义结构，《北方论丛》，第1期。
- [7] 朱庆之（1991）“将无”考，《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第2027-2044页。
- [8] 袁毓林（2012） 动词内隐性否定的语义层次和溢出条件，《中国语文》第2期。
- [9] 江蓝生（2008） 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中国语文》第6期。
- [10] 姜南（2017）“将无”重考，《中国语文》第6期。
- [11] 罗耀华、刘云（2008） 揣测类语气副词主观性与主观化，《语言研究》第3期。
- [12] 方一新、王云路（2018）《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附注：本文的佛经文献均来自CBETA电子佛典集成。

作者简介：薛蓉（1996年9月），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江苏，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无，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